

三原龙桥：四百年石拱桥的时光印记

张西棉：探访古龙桥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适合踏青郊游，欣然探访三原古龙桥。古龙桥位于三原县城的清峪河上，位于连接三原县城南北两城的交通要道，是陕西省内保存最为完善的古代石拱桥之一。龙桥诞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落成。

这座桥采用三孔拱桥形式，全长110米，宽11米，高26米。三原古龙桥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建筑技艺的活化石，其在中国桥梁史上可与山西的长虹桥、河北的赵州桥相提并论。桥身全用石条铁钎构成，桥面铺筑长方形青石板。桥梁建筑时技术方案中选材全部用石钩铁钎，青石砌筑；石缝拼接工艺则采用糯米和石灰汁黏合，形成完整的结构体，异常坚固。

行走在宽阔的青石桥面上，历经数百年风雨侵蚀，桥面相对平整完好，并无明显严重破损。整个古桥的技术等级类似于今天的带有人行道的双向两车道的桥梁规格等级，设计时还具有通行重载交通的功能，也算是可以连接二级道路的高标准重点桥梁了。观察桥面系的石质栏杆，结构设计兼美学一体，没有对称的石柱石雕栏杆，石柱高1.9米，共64个，造型庄严宏丽。石柱杆之间镶以档板，档板上皆有民间传说二十四孝等故事人物、花木草石、珍禽异兽等浮雕，每块档板自为一幅，风格各异。遗憾的是桥梁两侧栏杆皆有不同程度的损毁，近代修复痕迹明显，工艺水

准也没有古桥原有的浮雕图案精美了。

古龙桥的石栏外侧雕有龙头龙尾，意为以龙驮桥，故名曰“龙桥”。此外关于“龙桥”的传说，一说宋时木桥屡毁，有龙闯桥下，三原后生李靖抽剑斩之，桥遂安；又说是明万历三十一年，工部尚书温纯为造福桑梓，集资建成此桥，故亦名“尚书桥”。清代至民国，桥面两侧曾建有两排青堂瓦舍，经营铜器、刺绣、油糕、芝麻糖等，各店门挂招牌，生意兴隆。如今这些店铺已无踪影，只余下桥面石板上隐约可见的磨痕痕迹——那是“青蛙串冤”传说中，县官为破案收集的数百面磨扇铺就的。

“水从碧玉环中过，人从苍龙背上行。”古龙桥宏伟壮观，桥体坚固，历经明、清、民国三代，虽曾久经劫难，现在仍然巍然屹立。据《三原县志》记载，明万历44年，大雨瓢泼，河水猛涨，汹涌的洪水越桥而过，桥面房屋被冲毁，而石桥依旧岿然不动。民国二十二年偶遇狂风怒吼，暴雨倾盆，波涛汹涌，石桥却稳如泰山，毫发未损。可见古龙桥的修筑工艺和建设质量是经得起洪水考验和岁月考证的。

古龙桥桥南有宏道书院遗址，曾是于右任、李仪祉求学之地；桥北通向老城，青石板路蜿蜒如旧。古龙桥见证了明清商贾的来往驼队，听过学堂传来的朗朗书声，承载过众生步履匆匆的脚步，如今静默如初。时间在石桥上刻下痕迹，却未能动摇它的根基；正如那些被洪水冲刷、被风雨侵蚀却始终屹立不倒的桥墩，沉默地诉说着一个关于精湛与坚韧的故事。

（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

姚铭敏：与古桥约会

“三原的桥，泾阳的塔，高陵的牌楼一枝花。”崇文塔的巍峨我早已领略，可提及那消失在岁月长河中的高陵牌楼，心中总不免泛起一丝怅惘。三原龙桥，虽近在咫尺，却一直是未曾踏足的遗憾，直到这次征稿提及它，这份潜藏许久的向往终于化作行动，驱车二十多公里，奔赴这场与古桥的约会。

沿着高三路，公路两旁的绿意轻扬着夏日的风。当年驶过新龙桥，心中的期盼便达到了峰值。车停在宏道书院附近，踏上那充满历史韵味的石板路，三原龙桥就在前方的不远处巍然矗立。

从桥北通过水清门，站在高处俯瞰，独特的景致映入眼帘：新建的清河公园里，晨练的老人舒展太极，年轻人健步如飞，现代生活的活力与古桥的静谧形成奇妙对话。新龙桥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古龙桥则静静地立在那里，宛如一位沉稳的老者，庄重大气地散发着古朴而宁静的氣息。新旧龙桥一上一下、一动一静，活力与安宁共同诉说着时光的变迁。

通往古龙桥的是由磨盘铺设而成的Z字形下坡路，这些历经岁月的老磨盘还流传着“青蛙告状”的民间传说，寄寓着“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行为准则。桥南北两端的石碑庄严肃穆，一面刻有“龙桥”二字，另一面刻有“温公崇仁桥”字样。桥南的高公祠与北面的温公祠遥相呼应，静默无声地歌颂着温尚书和高知县的建桥功德。

为了保护遗迹并方便人民便捷出行，1985年，在古龙桥上方新建了斜拉式平桥，即新龙桥。古龙桥“卧龙饮涧”诉说往昔故事；新龙桥“飞虹空悬”承载现代交通。新旧两桥相互映衬，共同形成了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线。

三原县人民政府于1986年对古龙桥进行了修葺，残损的旧石板被替换下来安放在水清门洞内，历史与现代在那里形成了对话。再往后，三原古龙桥又经历了好几次的维保与开发，时至今日，遗构亦未曾老去，它正以新的姿态书写着时光变迁，散发出恒久不变的魅力。

（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

万荣：龙桥的民间传说

三原县给我的印象，很早就被锁定在四个关键词内，即南城、北城、清河、龙桥。

听父亲讲，旧时光里，我的曾祖父就是在三原南城报名参军，随十九路军过清河经北城开赴抗日前线。到了祖父，年方九岁便光着脚丫背着一袋皮棉，走到三原龙桥，与桥头诸多棉花店铺

的掌柜们谈大宗皮棉收购事宜。我家祖籍高陵通远坊，虽与三原安乐村交界，但距三原县城足足有三十华里之远。

读地方志得知，历史上的三原地理位置独特，为渭北的战略要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城北城之说，乃指清峪河而言。清峪河自西向东，横贯三原县城。河之南，多农林牧渔、手工作坊，沿岸聚居成邑，是为南城；河之北，常住人口多商贾大亨、官宦士绅，深宅大院沿岸层叠，是为北城。南城北城相隔的清峪河之上原有木桥，始建于宋，因洪水冲毁，虽历朝时有重建，却又屡建屡废。至明嘉靖年间，桥事偏废已久，唯船渡南来北往，舟船倾覆、平民溺亡之事常发，且极诡异，防不胜防。两城百姓人心惶惶，都道有神鬼作祟，是河里的冤死鬼在拉“替头”。

父亲不止一次讲述龙桥诞生的一段民间传说。他说：时有温纯者，三原北城人，大儒，官至工部尚书，告老还乡。人言“少时见鬼，鬼呼其尚书老儿而叩拜之”。然其一生为官治城，不信鬼不敬神，身正不怕影子斜！传闻轶事多且有趣。譬如听闻“清峪河有冤死鬼拉替头”一说，温尚书乃选夜深人静，星星出全之际，先藏身北城渡口某处，获闻二鬼对话。一鬼告知另鬼，翌日将拉一戴铁帽之人为替头。温尚书遂于次日在北城渡口守望，硬是将一个购买了铁锅顶于头上的归渡之人拉下船，使此鬼的诡计不能得逞！旋又再选万籁俱寂之夜，隐于南城渡口某处，又闻二鬼对话。后鬼告温尚书，翌日将拉一驮驴人为替头。温尚书即于次日守护于南城渡口，硬是把一肩扛驮驴人过渡者拦下，使后鬼诡计落空！凡三往，却听二鬼再对话：咱们不能得手，皆因尚书老儿从中阻挠！快看快看，尚书老儿又在勘察咱们的小九九哩，咱们赶紧撤吧。

鬼一精灵，温尚书不能获得先机，自然就不能防患于未然。为一劳永逸，造福地方，更因三原一线扼西北咽喉，是交通要道。温公焉能不知“一桥飞架南北”的民生意义和战略意义？于是，在他倡导集资并主持修建下，便有了三原龙桥。

关于三原龙桥的修建过程，民间至今还延续着传说和神话。说是清峪河龙王既悉温公决计修桥之仁德，便托梦给他：“西北归乾，东南入泽。风云际会，人龙共舞。”梦醒，素不信鬼不敬神的温尚书却郑重其事，按龙王梦中嘱托，将自己的生辰八字压于北岸桥墩之下，誓与龙王共抬龙桥。因为这个神话，民间就有文官桥头住轿，武官桥头下马的说法。是为感念温公崇仁之德，是故龙桥又名崇仁桥。

现实与传说在桥上交汇，民间秘史在文化中激荡。联想父亲讲的家史，联想三原作为渭北战略要地，我不禁在心中感叹：横亘在清峪河之上的龙桥啊！你所承载的必然是侠骨柔肠，家国情怀，大道至简，柔软浩荡。（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



图 / 张西棉

王星雨：桥梁建筑的瑰宝

休假的闲暇，我和闺蜜来到素有“八百里秦川白菜心”美誉的三原县，夏日阳光炽烈，我们沿着青石老街，直至清河公园，心中满是对古龙桥的憧憬。我们踏着石磨盘铺就的坡道缓缓下行，河水潺潺流淌，垂柳轻轻地拂过桥头，仿佛诉说着古桥的沧桑历史。

龙桥造型宏伟壮观，坚固异常，虽曾久经劫难，始终岿然不动。桥共3孔，中间一孔大，两边两孔小。中孔采用57.5米跨径的尖形二心圆拱，使其起抵角作用，增强抗洪能力；两边小圆拱辅助泄洪，对称分布。据传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学者利玛窦，在三原看到龙桥高大的中孔采用了二心圆尖顶拱，颇感惊异和赞叹。他没想到，在东方也运用了二心圆建筑力学原理建桥。

古龙桥堪称一部明代桥梁技术百科全书。值得一提的是，其在修建过程中除了运用二心圆建筑力学原理，还发明了当时先进的桩基抛石技术。因龙桥所处的地理位置，常年受到洪水的侵袭，且清峪河河床呈深厚的流沙层软地基，温纯倡建龙桥之际，因资金匮乏与流沙地质的双重困扰，桥基屡建屡毁，致使工期由预期数年延长至十二载，耗资高达数万金。复杂地质无疑为龙桥建造平添重重难关，面对困难，经过多次尝试，工匠们创新了一种独特的桩基抛石工艺。首先将千根巨木打入河床形成桩基，然后从高处抛下大石块，利用重力和水流动力将石块稳固地嵌入河床。为了进一步加固，会在石块上铺设碎石与粗砂，形成分层反滤固沙结构，从而形成稳固的桥墩基础。古龙桥建造中首次将“桩基固沙”与“抛石反滤”结合，是中国古代桥梁工程针对复杂地质条件的一项重大技术创新。桩基抛石技术历经改良，已广泛应用于高速公路、铁路桥梁及地铁穿越湿陷性黄土层等基础设施建设之中。

（作者供职于港务区收费站）



图 / 王星雨

千年灞桥：文化记忆与建筑传奇

董邦耀：灞桥相送最是伤情时

灞桥——这个在史册上不过寥寥数语的地理坐标，却在文人墨客的笔下，化作中国文学中最缠绵悱恻的意象。秦穆公当年为连接雍城与东方列国而建的交通要冲，谁能想到，两千余年后，它竟成了中国人情感地图上最柔软的一处。

“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唐代诗人杨巨源这两句诗，道尽了灞桥送别的核心仪式——折柳相赠。这一习俗始于汉代，盛于唐代，绵延至明清而不衰。据《三辅黄图》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为何偏偏是柳枝？柳者，留也，谐音寓意；柳丝柔长，喻情意缠绵；柳叶易活，寓游子随遇而安。唐人裴说《柳》诗云：“高拂危楼低拂尘，灞桥攀折一何频。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迎人只送人。”这“无情树”不知见证了有多少有情人

的泪眼。白居易《青门柳》中描绘：“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折柳之盛，竟使春风减色，这

是何等夸张又真切的形容！李商隐更在《离亭赋得折杨柳》中写道：“含烟惹雾每依依，万绪千条拂落晖。为报行人休尽折，半留相送半迎归。”诗人以拟人之笔，让柳树自己开口说话：别把我折光了，留些枝条迎接归人啊。这种幽默中透着辛酸的笔调，正是灞桥送别文学的魅力所在。

灞桥作为长安东出的必经之路，见证了多少历史人物的离去与归来。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灞桥设有驿站，凡官员外放、将士出征、商旅远行，皆于此饯别。李白《灞陵行送别》写道：“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诗仙笔下的灞陵（即灞桥一带），古树无花，春草伤心，天地万物皆染离愁。

更有趣的是“灞桥驴背诗”的说法。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晚唐宰相郑畋被问及近日有无新诗，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驴背上，此处何以得之？”从此，“灞桥驴背”成了诗思的代名词。想象一下，漫天风雪中，诗人骑着瘦驴缓缓过桥，身后是渐行渐远的长安城，此情此景，怎能不催生诗情？

陆游《秋夜怀吴中》诗云：“灞桥烟柳知何限，谁念行人寄一枝。”八百年后读到这句诗，仍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牵挂。灞桥的柳枝，就这样从实物变成了意象，又从意象化作了中国人心中的情感符号。

翻阅唐宋诗词，灞桥几乎成了离别的同义词。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虽未明言灞桥，但“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分明是灞桥风物的写照。岑参《送杨子》则直接点明：“斗酒渭城边，垆头醉不眠。梨花千树雪，杨叶万条烟。惜别添离酒，临歧赠马鞭。看君远上去，新月到应圆。”渭城、杨叶、赠鞭，皆是灞桥送别的典型元素。

今日的灞桥遗址，早已不复当年车马喧嚣的景象。清代诗人王士禛《灞桥寄内》写道：“灞桥杨柳碧毵毵，曾送征人去汉南。今日独寻芳草路，断肠春色在江南。”此时的西安已非盛唐的长安，但灞桥的柳枝依旧，送别的情感依旧。这种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正是灞桥最动人的地方。

周峰：灞桥柳色一如昨

年年灞上阳春雪，别来几度音尘绝。

自春秋时秦穆公改滋水为灞水，并建灞桥，这座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桥，便开启了它那黯然伤别的千年基调。

因河而建的桥，与为桥而植的柳，从来都是浑然一体且密不可分的话题。没有河，桥、柳便无从谈起，没有柳，河与桥又将何其萧索。

作为东出长安的必经之地，灞桥承载的何止是几千年来那数不清的离愁别绪？

于伤别，它是亲友相送的驻足之处。纵念帝都三千繁华而年年攀折，却也任谁都留不住谁，唯有折柳赠诗以慰落寞，久而久之便成文人骚客的美好寄托。

于漂泊，它是宦游羁旅失落的执着。即便知晓此一去前路渺茫，万里蹉跎，依然在清贫失意和颠沛流离中坚守，直到乾坤朗朗天空海阔。

于兴亡，它是历史与沧桑的结合，是子婴向刘邦献玺请降的窘迫；是“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王粲的哀叹；更是那盛衰交织、气韵深厚，如李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是跨越时空的悲歌。

然而，无论这座桥是一个怎样的千古登临之所，它终究是为了长安城的交通出行而存在的。从秦穆公时的木桥到隋开皇年间的多孔石拱桥，再经唐、宋多次加固重建，明、清亦数次增修改建。无数次水灾冲毁的只是桥面，它那由一块块石轴组建的桥台桥墩，依然良好地保存下来，像是历经千载沧桑之后一种无言的诉说，又似乎在向世人证明着什么。

如今，一座座横跨跨水的公路铁路桥梁，承载起人们交通出行的重责，古灞桥在吟咏千年的灞柳风雪中定格，仿佛一座无形的碑刻，默默传承着它那独一无二的思念与不舍。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王宏基：探秘千年古桥

在西安的东北方向，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因水而生，以桥为名，名叫灞桥。关于灞桥之名的由来，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灞河，这条发源于蓝田县霸陵乡麻家坡以北、秦岭北坡的河流，是渭河南岸的重要一级支流。在古代，它被称为“滋水”。随着秦穆公霸业的扩张，他将“滋水”更名为“霸水”，以彰显威武。后来，“霸”字添上了三点水，演变为今天的“灞水”。灞桥，便因横跨这条古老的灞水之上而得名。古往今来，东出长安，折柳相送，有多少商旅、离人在灞柳飞雪中，手持一枝送别的柳条，依依惜别，不舍离去。桥，是故乡的记忆，是故人的牵挂，连接的是商品的交流和文明的融合。

隋唐灞桥早已掩埋于1400年的历史尘埃之中，看不到古灞桥全貌。1994年的一场大雨冲出的龙头，磅礴大气，犹如真龙再现。让我们得以想见当时整座桥是何等雄伟，桥长400多米，桥墩由石条砌筑而成，桥墩前后两端均呈尖角状，有分水尖，在每个石墩的上部都安装着雕刻精美的龙头装饰，共80多处，如一艘巨轮跨立于



灞河的激流之上。

灞柳风雪是关中八景之一，也是灞桥一大特色，站在桥上可以看到河两岸随风飘飞的柳絮，这就是灞柳风雪中的“雪”。杨柳依依、飞雪漫天，历代诗人赞美着这一胜景。灞桥还有一个重要的名片——折柳送别，“柳”谐音“留”，表达挽留之情，灞桥成为中国的送别胜地。

如今站在灞河岸边，环顾四周，看到的不仅有脚下缓缓的流水、空中掠过的飞鸟、远处耸立的白鹿原，一片青山绿水，还有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平坦宽阔的道路。灞桥已今非昔比，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地方。（作者供职于临潼收费站）

高凡利：高超的桥梁建筑工程

在早期灞桥下游不远，隋代重建了灞桥，并历经唐、五代、宋等朝代的沿用与修葺，南宋废弃，元朝得以重建。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灞桥重新建造，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灞桥复建石墩木桥。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灞桥又用巨石改建。1955年，灞桥由原石板桥改为新式钢筋混凝土桥，为公路交通运输通道。20世纪80年代，灞桥被洪水冲垮，政府将原桥彻底拆除，重建起八车道的双面大桥。

1994年，在灞河取沙发现的灞桥遗址为隋代灞桥，长约400米，已清理三孔桥洞，石板总宽17米，超过桥面6米。桥墩由石条砌筑而成，块石之间以卵石连接，主体造型为船形桥墩，墩下皆用石条铺成长方形底座。基础处理是先密夯木桩，木桩上面铺以方木，方木之上再平铺石板，至今原有的木桩、方木和石板基础仍然完好。

灞桥遗址的文物遗存丰富多样，有隋、唐时期的瓦、琉璃瓦，宋、金、元时期的瓷片，隋至元各

时期的瓷器，以及唐代石碑等。这些文物为研究古往今来的交通历史、修桥筑路技术、隋唐时期历史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996年，灞桥遗址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灞桥遗址虽已历经千年风雨，部分没人灞河河床，但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永不磨灭。它见证了朝代的更迭、交通的发展、文化的传承。（作者供职于兴平西收费站）

惠家欣：千年古桥的历史回响

灞桥的故事悠久而丰富。原本是一座横跨灞水的木桥，但随着唐朝的兴盛，它的工艺与地位逐渐提升，成为了连接长安与外界的重要枢纽。在唐朝，灞桥不仅仅是跨越河流的工具，它更承载了无数商贸与文化的交流。提到灞桥，不能不提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曾在担任地方官职时多次往返灞桥。每次经过，他都会驻足良久，感慨万千。或许正是这种沉稳的气质，使他在书法上有所建树。

灞桥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是极为先进的。隋唐时期，桥梁的修建要求不仅是结构坚固，还要能够应对大水流的冲击。灞桥的桥面铺设采用的是整块巨石，经过精细的打磨与整合，既保证了桥面的平整，又增强了桥梁的耐久性。这些建筑细节，无疑展现了古代匠人精湛的技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灞桥还采用了独特的拱桥设计，这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一项重大创新。通过拱形的设计，桥梁的压力得以均匀分布，减少了对桥梁结构的压迫，使得桥梁能够承载更重的负荷。这项设计在后来的桥梁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站在灞桥遗址旁，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听到千年古桥的历史回响，回到那个商旅往来的盛唐时代。（作者供职于富平收费站）